

## 一只乌鸫飞过来

○吕静慧

居住之地桂树成林，环抱着整个小区，时常听到鸟叫声，久了便不以为奇了。

这日清晨，听到数声清晰的啁啾，就在耳畔，于是朝着露台张望了一下。好家伙！一只通体乌黑、长喙溜溜泛黄的乌鸫正在种植着青菜的泥土中啄食着什么，反复地摇晃着脑袋。大概是意识到我的打量，它叫了一声便展翅飞上露台栏杆，我往后瞥了一眼，不敢开门上前驱离它，只能吹了声不那么嘹亮的口哨。它似乎更为不屑地抖了抖羽毛，圆滚滚的肚子像个怀了七八个月的孕妇，可看它那利落飞翔的姿态，能肯定这只是个贪吃的家伙，我故意反复推拉门发出更为剧烈的响声。终于，它搬起屁股拉下黑乎乎一坨，走了。

青菜是去年种下的，从朋友那拿到的菜籽，原先撒得密，菜苗长出来好久不见变化，还是得到朱老师的指点，分栽出来一些，才在雨后长高许多，一直没拔，留到了现在，菜都上芯了，这两日陆续开出了小黄花。于是乎这一只两只乌鸫便时常来啄食，若不是它们时不时撒播一坨鸟屎在晒衣杆上、石桌上，也随它们去了，毕竟这菜长着就似乎在等待着自然的消亡。

东阳的乌鸫不少，最早见到是在江北。柳树开始发芽的时候，常常带着孩子到草地上坐坐。有时是在江边开阔的林中，有时就在家门口边上的小草坪，都能见到它们三三两两的身影。孩子一看是黑色的鸟就认为是乌鸦，查阅了资料才知道是乌鸫。

从此以后，乌鸫就进入了孩子的画本，也进入她的诗作中。

忘了哪一年，只记得还住在江北。有天在厨房听到她惊喜又慌乱地呼喊：“妈妈快来，一只乌鸫在阳台，你快来！”听说有鸟降临，我哪敢走近，只是回喊过去：“赶紧将它赶走！”这是一只翅膀受伤的小乌鸫，在阳台的角落上扑棱着无法飞离，几盆长寿花枝与花瓣都折落在地，孩子试图将小乌鸫抓住又怕扑伤了它，急

这个春天飞来的乌鸫让我重温了久往的事，还有那颗柔软的心，正如她的诗作中写雨滴：我怎么会没有颜色呢？我的颜色就是你纯洁的心呀！

得直跺脚。

小乌鸫在鸟笼里生活了两个月，鸟笼只能放在阳台。这是我与孩子的约定，我买鸟笼提供食物，她负责照顾小乌鸫，杜绝一切进屋的可能性。柳枝密密地生发，柳叶细细地随风飘，柳絮紧接着也到来，除了晒衣服很少去阳台，孩子放学后做作业的速度快了，进出阳台的动静不小，话语较平时更加密集，诗歌背得更多了。

“嫩绿的春色，婉转的江流，半开的花蕾、银色的月光……”加班回来时常已是夜深，这日正是月圆时分，推门便听到阳台上孩子的声音，“这是初唐张若虚写的诗，非常非常长，我背给你听，你要好好记着，以后唱歌时要记得用韵律，这样妈妈也会喜欢你，她最喜欢诗词了。”

周周听说来了只肚子快腆到地上的乌鸫，笑得脖子都缩成一线，然后在纸上画起来，不一会儿四只黑翅鸟就跃然而出，只不过都健美得很，线条畅达羽翅舒展。“姐姐会画我也会画，也会写。”小学二年级的周周最佩服能写会画的姐姐。上周五晚在图书馆给小学生讲诗歌，我用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诗来说明什么是诗歌：什么是诗？/诗就是玩东西时说的话/什么是歌？/歌就是好听的话。并且告诉他们，诗歌是最好的与大人的沟通方式，内心所有想法都可以写在诗歌里面，还可以画上画。

孩子为了让小乌鸫留在家，用毛笔画了一张水墨，上面题记：受伤的小乌鸫和我一样孤单，在与它羽毛一样颜色的夜里，黄色的灯光是最好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朗诵。在图书馆的课堂上给小学生们看了一幅画和画上的诗，

“这是一个合体人，半是人半是狼！”马上有人大喊着画中的内容。诗是这样写的：

妈妈  
我喜欢  
开心的你  
不过也喜欢  
生气的  
妈妈

你开心  
我们就度过了  
开心的时光  
你一生气  
就把我的坏习惯  
吓跑了

“你们知道吗？当我看到画的时候很恼火，但是看到诗的时候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作者对妈妈小心翼翼的爱，只是八九岁的孩子，明明觉得妈妈生气的时候像狼，可是在诗句里写得那么温柔。大人常常在忙碌的时候怠慢敷衍孩子，也没有去细致地分析孩子任性的原因，但是一首诗能让大人去思考 and 反省自己。你们以后也要勇敢地写出画出自己真实的想法，要勇敢真实地去表达。”

当小教室里再次响起孩子们朗诵诗句的声音时，分明有了不一样的音韵。

午后在屋里看书，又听到了乌鸫的鸣叫声，以前在江北从来只是看到它们在草丛林间飞跃，原来乌鸫的叫声如此清脆，如金石如岩间滴响。我没有出声驱赶它，只是在窗后静静地伫立。它啄食着菜叶黄花，突然就飞到了对面的房顶，继续鸣叫着，别处立时响起了应和声。

“教养，为宽容他人而存在；知性，为安抚他人而存在。”这大概是演员石田纯一说过的一句话，于是有人说，教养和知性让我们思考“怎样的言论敷衍会造成伤害”“怎样的言论行动意味着了解”。这个春天飞来的乌鸫，让我重温了久往的事，还有那颗柔软的心，正如她的诗作中写雨滴：我怎么会没有颜色呢？我的颜色就是你纯洁的心呀！

## 土地的恩典

○李峰



随着年龄增长，哥哥成家分家单过，姐姐也嫁去了外村，家里只剩下父母和我。我帮不上什么力气活，父母自然就成了开荒的主力。为了过上踏实富足的日子，一家人没日没夜在荒坡上刨挖，想方设法多开荒地、扩种面积。

开荒靠的是体力，凭的是韧劲，正所谓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。新开出来的耕地地块都很小，有的甚至只有炕席那么大，耕牛进不去犁地，只能靠人工耕种。运粪肥全靠人力背驮，从坡头到坡底，下坡路好走，三蹦两跳还算轻松，往回背收好的庄稼时，坡度接近八十度，整个人几乎贴着坡，差不多是“四脚”着地，脸都快贴到土地上，连抓带爬俯下身子，像对土地顶礼膜拜一般。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新开垦出来的荒地，一般不种其他作物，大多用来种荞麦。进入六月，雨季来临，正好可以深翻土地，完全能赤着脚亲近泥土。荞麦这种作物好种易活，生长期也短，只要把种子拌上炉灰、磷肥，再混进少许农家肥，就能长得枝繁叶茂。

土地从来都是无私的，你对她有几付出，她便会回馈你几分收获。陕北种地靠天吃饭，可不管年景好坏，老天总会给子民们留一口吃食。人勤地不懒，地内出黄金。只要农民赶在合适的节令播下种子，哪怕夏天遭遇干旱少雨，到了秋天多多少少也能有些收成。

收获的荞麦，无疑给农人的餐桌添上了一样必不可少的食材。食物是记忆的开关，一旦触发，回忆便汹涌而来，哪怕时隔多年重新拾起，依旧温暖动人，值得铭记。人们往往等不及把荞麦完全晾干，就忙着用石磨去皮磨粉，再按老法子做成各式各样的面食：荞面坨坨、荞面饸饹、荞面搅团……吃得人大汗淋漓才肯罢休。这些传统吃法流传了千百年，是任何地方都复制不了的。

哪怕现在很多人把荞麦做成剁荞面，再配上风干羊肉，也没法替代我记忆里的味道。这些舌尖上的美食演变到今天，依旧带着鲜明的地域属性。这一切，都源自土地最质朴的馈赠，才让我们如今的生活变得这般丰饶。

人物

## 杨亚萍：大地艺术中人文与自然共生的践行者

○郝云

在当代艺术语境中，大地艺术早已超越了“与自然对话”的单一内涵，成为艺术家表达人文思考、回应社会需求、传递精神价值的重要载体。然而，部分大地艺术创作过度强调观念的先锋性，忽略了自然的本真之美。中国的大地艺术家杨亚萍的创作，始终打破“观念与自然”的二元对立，将人文与自然有机融合。

作为关注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大地艺术家，杨亚萍的人文关怀，首先体现在以大地艺术唤醒人们被现代生活遮蔽的感知力。作品《歌》的主题“歌”并非消极的停滞，而是积蓄力量的“暂停”。作品中“头部藏于盒中”的姿态，恰恰是一种“向内看”的觉醒：当视觉被遮蔽，听觉、触觉与嗅觉被放大，人得以重新感知风的流动、泥土的温度、草叶的摩擦，在自然的细微中找回被现代生活麻痹的感知力；盒子的封闭空间，如同一个临时的“精神庇护所”，让疲惫的自我得以喘息、整理与重构，为重新出发积蓄能量。

这种“以遮蔽求清醒”的姿态，暗合东方哲学中“虚静”“守拙”的智慧——唯有暂时放下对外界的执念，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。

杨亚萍的人文关怀，还体现在以大地艺术观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，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与归属。她的大地艺术创作，始终关注当代人的精神需求，让作品成为人们心灵的栖息地，让人们在与大地艺术的对话中，



杨亚萍

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归属。

在自然表达上，杨亚萍始终坚守“顺势而为、自然生长”的创作原则，让作品与自然融为一体。她认为，大地艺术家不是自然的改造者，而是自然的发现者与呈现者，艺术家的职责不是用艺术去征服自然，而是用艺术去发现自然的美、梳理自然的秩序，让自然的本真美得到更好的展现。因此，她的每一次创作，都坚持就地取材、顺势创作，根据创作地的土地肌理、自然环境、生态特征，进行最贴合自然的艺术表达，让作品成为自然

的延伸，而非生硬的外来植入。

同样，作品《歌》始终围绕“人与自然”的核心命题展开：身体与泥土、野草的直接接触，打破了“人凌驾于自然之上”的傲慢，重建了人与土地的物理联结与情感联结；黑色盒子、线缆等人工物的介入，并非破坏自然，而是以“并置”的方式，揭示了现代文明与自然的撕扯——人既渴望回归自然，又无法彻底脱离工业文明的枷锁；作品不做任何永久性改造，仅以身体与临时放置的盒子完成创作，践行了“低干预、可逆性”的生态伦理，呼应了中国当代大地艺术所倡导的“与自然共生”理念。

杨亚萍以自然人文型大地艺术家的身份，在大地上创作着一件件人文与自然共生的艺术作品。她将泥土融入艺术，让艺术扎根于大地，带着自然的温度；以心绘境，让人文融入创作，带着心灵的温暖。她的创作，不仅为当代大地艺术注入了人文的内涵，而且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大地艺术的价值。在人与自然关系面临挑战的当下，杨亚萍的大地艺术如同一座桥梁，连接起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我，让人们在与大地艺术的对话中，找到内心的安宁，感受到人文的温暖，体会到自然的美好。她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，让人文与自然相融共生，大地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，才能真正成为抚慰人心、滋养心灵的艺术。